

貴定文史資料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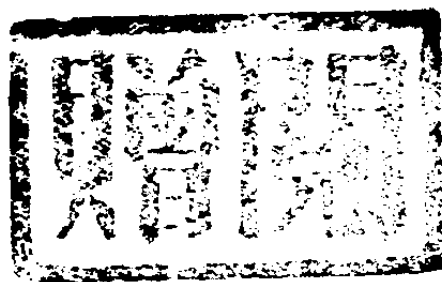
第四輯



贵定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定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六月

目 录

戴戡传略·····	凌 虹	(1)
戴戡在照片上亲笔文字一则·····	戴聚懿	(13)
姚华挽戴戡诗·····		(15)
关于段兆鳌老先生的二、三事·····	曾福祥	(17)
何兆清教授生前二、三事·····	王品崇	(20)
戴蕴珊先生在贵定的善行·····	肖 俊	(27)
贵定名老中医王锡章先生·····	贵定县政协文史办整理	(30)
黔南州贵定师范学校发展概况·····	钱安进	(35)
贵定县立初级中学忆闻录·····	汪金品	(43)
贵定县立初级中学校歌·····	肖子笑 何庆铃 (供稿)	(68)
抗战前的贵定县立初级中学校·····	胡端楷	(69)
回忆解放后的贵定中学·····	戴卓颖	(76)
从新添卫学到庆熙小学·····	胡端楷	(87)
贵定县蚕桑学校·····	肖子笑	(101)
贵定私立章赣小学的最后一年·····	徐承明	(103)
开办初期的新巴农业中学·····	杨光涛	(111)
贵定新巴农中建校史略·····	李家麟	(117)
新巴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简介·····	钱安祥	(128)
忆《贵定报》·····	韩超焕	(132)
抗战初期贵定县城的有线广播·····	张貽之	(139)
回忆解放初期的贵定新华书店·····	江明霞	(141)
忆贵定县卫生基层人员训练班·····	戴恩远	(147)
新安乡花灯剧的传入及其发展·····	王 湘	(150)

解放初期“贵定白刃话剧社”的复活·····	肖应麟(153)
黔人余痛之音·····	徐众屏(遗稿)(159)
新铺烤烟的生产简史·····	韩趣煊(162)
贵定的美烟市场·····	刘道揆(169)
我参加开办贵定裕诚烟行的点滴回忆·····	王 明(174)
蓝福景丝烟·····	蓝瑾光(177)
解放前在贵定征收的田赋·····	罗先尧(182)
我所知道的民国年间流通的一些货币·····	胡庆民(185)
解放初期我参加保卫贵定县城的回忆·····	王 健(188)
解放初期我在新场区工作的回忆·····	彭玉林(192)

文 献 选 录

(一) 募修闻江寺、西华洞两庙合一序·····	徐子猷(196)
(二) 贵定山名诗四首·····	陶万选(198)
(三) 李道堃给贵定人士的几封信·····	肖子笑(供稿)(199)
(四) 欢送蔡仿山卸县令·····	肖子笑(供稿)(201)

更 正

(一) 对《散记贵定的旱灾、水灾和火灾》一文的意见 ·····	贵定县公安局史志办(202)
(二) 关于《散记贵定的旱灾、水灾和火灾》一文的 补充和更正·····	胡端楷(203)
(三) 关于《往事历历在眼前》一文的更正·····	谷 平(205)

戴戡传略

凌 虹

戴戡（一八七九年——一九一七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西南各省颇有影响的人物，原名桂龄、字锡九，后更名戡、字循若。一八七九年出生于贵州省贵定县猴场堡（属现在的昌明区）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其父戴连成，母钟氏。由于猴场堡没有好的私塾，为了戴戡的学业，戴连成在光绪庚寅年（一八九〇年）把家搬到了旧治，戴戡拜郎云程（字佛尘）先生为师，时年十一岁。据说，戴戡小时候就聪敏好学，当时常有告示贴于旧治街上，郎先生叫戴去看看，戴看后回来不仅能将大意讲出，而且还能背诵全文。因此，很得郎先生的喜爱，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

郎先生是旧治地区望重乡里的学者，也很重视和懂得人才的培养，他在一九〇四年某日，召集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十多人聚会，建议从庙产中分出部分财产资助戴戡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并自己带头变卖了家产。这样，在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戴戡“以县学附生赴日本”，（1）时年二十五岁。

戴戡在日本先就读于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毕业后又考入高等理化科。戴戡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梁启超、蔡锷等人，并加入了梁在日本组织的“政闻社”，为他以后的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十月戴戡

于高等理化科卒业。同年，由于徐淑一老师（戴戡在黔的老师）大病，戴戡随即回国。

戴戡回国后，先在河南法政学校任庶务，与该校校长陈国祥、教务长熊铁岩是贵州同乡。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熊铁岩到云南参加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幕府，戴戡随同前往，经办锡业矿务，任云南个旧锡务公司经理，直到辛亥年才回籍料理父丧。

“辛亥革命之际，戴因丁忧在籍，目睹贵阳反正时秩序紊乱。那时贵阳有两个派系，一为自治系，一为宪政系，戴与宪政系有关，乃与同系七人商定亲赴云南向蔡锷乞师援黔”。

（2）戴在云南，假借贵州父老名义，连续七天向蔡锷作“秦庭哭”、佯说贵州“公口林立，竟成了匪国”，周围各省都无法顾及贵州，只有云南“微滇唇齿，援手伊谁”？

（3）可以发兵来援。他日夜向蔡锷进言，“日说以贵州省防空虚，宪政党布置之完密，事机一失，后悔无及”。（4）

戴戡还“暗与滇军结约五条，请滇军代黔组织军政府，另举都督，擒杀张、黄二人”。（张指张百麟、黄指黄泽霖，均为自治系首领、贵州军政府要员。）（5）时人庾恩赐也记载说：“贵州经赵德全等哥匪之乱，糜乱已极，然赵等皆拥重兵，黔人固无如何也。于是父老乃密遣戴某到滇，会同旅滇黔人代表周某，效秦庭之哭，乞问罪之师。滇都督轸念黔人，不分畛域，乃允北伐军道出贵阳，代平黔乱，爰与代表订定援黔条约。”（6）

戴戡与其他人的说教，正中蔡锷转移目标于省外的下怀，也完全投合滇军军官扩大势力的欲望。于是云南军政府以谎言蒙骗了贵州都督赵德全。蔡锷致电赵德全说，唐继尧

取道贵州是为了促使湘西反正，且“近闻黔中匪势甚炽，遵义、大定抢劫一空。滇军到贵阳时，若贵军约其暂住一、二日以资镇慑，滇军自当尽力；若恐人民惊疑，则滇军即行通过，决不逗留。”（7）于是，蔡锷命唐继尧带兵，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从昆明誓师出发，三月二日攻占了贵阳。并于三日按戴戡与云南原订密约，由贵州耆老会、宪政派和地方团练出面，重组了贵州军政府，一致推举唐继尧为贵州都督，戴戡被任命为都督府左参赞。

从此，贵州军政府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不再具有任何革命的性质，而是旧官僚、立宪派与滇系军阀的联合专政机构。戴戡等宪政派与耆老派为巩固地方军阀势力的统治而卖命。

唐继尧为了扫清建立军阀统治的道路，与戴戡等人策划，将立法院改为省议会，作为都督府的下属谘议机关。为了抵制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思想的渗入，在唐继尧的支持下，一九一二年四月，戴戡与刘显世在贵阳挂起了“贵州统一党”的招牌。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三日，北京政府“又令：任命戴戡为贵州黔中观察使。”（8）同年十二月，唐继尧多方笼络，推举戴戡任贵州民政长（省长）。不久，唐继尧受调回滇，刘显世继主贵州军政，戴戡任贵州巡阅使，卸任后调京任参政院参政。

戴戡在北京任参政期间，正值袁世凯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二次革命”，授意梁启超、汤化龙在北京组织进步党，该党依附于袁世凯而行动。戴戡是进步党的活跃分子，任理事，进步党的中心人物和核心是梁启超，他被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一系列活动所震醒。于是及时地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

题者》，完成了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戴戡属于康、梁系的立宪派分子，他的政治倾向性始终是以梁启超的态度为转移的。因此，当梁启超完成了对袁世凯态度的转变后，戴戡也步入了坚定反袁的行列，参加到轰轰烈烈的反袁护国斗争中来了。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妄图复辟称帝。帝制议起，蔡锷在京、津之间频繁地活动，与梁启超、戴戡等密商策划滇省起义。他们在天津最后商定：梁去两广，蔡、戴去云南。行前，戴戡与蔡锷、陈敬铭一起着大礼服共摄一影，留作“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

“不成功即成仁”之纪念，(9)并表示其护国反袁之决心。蔡、戴先后离京，经历了万般艰险，经日本、香港，于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抵达昆明。正如戴戡所说，他们此行是“定策于恶网四布之中，冒险于海天万里之外。”(10)

戴戡与蔡锷到昆明后，遭到袁世凯的通缉，下令要唐继尧捕杀这些“乱党”要人。形势发展到了关键时刻，蔡锷、戴戡参加了十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准备起义的第四、第五次军事会议。二十五日，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等五人联名发表了宣告云南独立的电报，反对帝制，武力讨袁，标志着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

护国运动的发动，虽然有着它自己的内部条件，那就是辛亥革命时期受过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熏陶，参加过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云南新军军官们在蔡、戴等还未来到云南之前，就已经召开了三次军事会议。但是，梁启超、蔡锷、戴戡等人所作的具体策划和切实部署，对护国军的具体行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云南起义后，即成立了云南都督府，都督唐继尧任命戴戡为左参赞，后又特任统兵官。军事方面，戴戡先任第四梯团团团长，贵州独立后改任第一军右翼总司令。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戴戡率云南护国军一营进抵贵阳，策划贵州起义。他向刘显世陈述了全国反袁的形势和胜利的必然性，指出“袁世凯已众叛亲离，不之何待。”戴之抵筑，大大地鼓舞了贵州人民反袁斗争的士气。特别是在二十六日他应贵州社会民众的要求在省议会发表演说时说：

“至以个人之决心论，此身在天津会议时，即以之许与诸同志，许与共和国家，要在何处死，就在何处死，皆为诸同志及共和国家之命是听。又今日之事，非袁世凯死，即我等死而已，岂有他哉！”（11）因此人民斗志更旺，“较之辛亥反正时，义愤相同。”刘显世在形势逼迫下，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采取了倒袁行动，宣布贵州独立。

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说：“蔡公在北京时候找出来商量大事的人，除了云南军官以外，最重要的是前任贵州省长戴公循若。戴本来是一位学师范的文人，辛亥革命时在贵州起义，后来做了省长，受蔡公命令，回贵州布置。云南起义后二十多天，他就把贵州响应起来。”（12）其中虽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但滇、黔乃唇齿关系，唇亡则齿寒。贵州的独立，确实起到了稳定云南外围，鼓舞四川前线护国军的士气的作用，并使北洋军在湖南、四川两省都感受威胁，推动了各省的反袁运动，这是云南护国军和贵州起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贵州独立后，一九一六年二月二日，戴戡率熊其勋混成旅从贵阳出发，经遵义向重庆方向进军，随即驻松坎指挥作

战，与蔡锷所率之滇军成犄角之势以御敌。北洋军曹錕所部吴佩孚旅已扼守川境綦江、重庆一线。戴戡指挥所部分三路向綦江进攻，东路攻青羊市，西路攻东溪，中路直取九盘子。一夜之间，三路皆捷，敌人溃退赶水。戴戡当即指挥护国军乘胜下赶水，十四日过分水岭、柑子垭，十五日午前占领马口垭，前锋已抵桥坝河，离綦江仅十多里。经四昼夜，八战八捷，一时声势浩大。但由于敌人不断增援，黔军兵力又少，难于进展，只能与敌人在松坎、綦江一带进行拉锯战，战斗十分险恶。时值四川总督陈宦和北洋军师长曹錕、张敬尧等商定停战办法，黔军得以休整，于三月二十二日攻占綦江。

綦江战场，是护国战争中仅次于泸纳战场和叙府战场的第三个主要战场。而戴戡所率领的北路黔军在松坎、九盘子及綦江县城等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牵制了敌军，这也是使护国战争能取得胜利的一大关键。

陈宦先与蔡锷议定在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六日停战一周，期满后又延长一个月，以后无期限的停战下去，并于五月二十三日宣布四川独立。

护国战争胜利后，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取消洪宪帝制，六月六日羞愤而死。六月七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进步党的梁启超、汤化龙为阁员。七月六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任命罗佩金为广西省长，戴戡为贵州省长。这个任命，名誉上虽给罗、戴以较高的地位，实际是把两人调出四川撤蔡锷的台的阴谋。因此罗、戴并没有到广西、贵州就职。

一九一六年五月八日，作为北洋政府对立面的南方统一

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戴戡充任抚军。七月十七日戴戡在熊其勋的护卫下离开贵州入驻重庆。二十六日全部到渝，即以中央任命的川东巡阅使名义，于一九一六年八月一日宣布视事。不久，北京政府撤销川东巡阅使名义，另派戴戡会办四川军务。

在紧张的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的病情迅速恶化了。从他几个电报中就可以知道，如“弟患喉头炎已半年矣。初发时，久未治，致成慢性，现已成颗粒状。夜间多干咳，殊痛楚，日来发音甚微，且以为苦”。（13）“喉病起自去冬出京以前，迄无治疗之余裕，今已成顽性。”（14）因此多次表示需要请假离职医治，但由于各方面“并力劝驾赴蓉”，蔡锷乃于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抱病赴蓉。蔡锷到成都视事后，开展了一些工作，但病情仍日益恶化。于是再电北京政府请予辞职治病，并保举罗佩金代理川督，戴戡代理省长。八月七日北京政府批准给假两月，八月九日蔡离蜀赴日养病。

蔡锷离川时所作的人事安排，造成一九一七年川、滇、黔军的大混战。他把军民两政大权交给罗佩金和戴戡，而在护国战争中有功绩的护国军川军首领刘存厚却只得到一个空头师长的头衔。刘为了寻找政治出路，把目光转向了段祺瑞。刘常说：“一个龙门子养不活一个讨口子，下棋要多走闲着。”（15）因而与段的心腹靳云鹏一直音讯不断，暗中联络。从此加剧和扩大了川、滇、黔各系军阀的矛盾。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日，在熊其勋旅的护卫下，戴戡率会办行署全体人员由重庆到达成都，这样矛盾就开始表面化了。

一九一七年罗佩金为了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北京戴

府的支持下宣布裁军，首先开刀的是川军第四师。于是刘存厚与罗佩军的关系僵化了，罗、刘之战已若箭在弦上。

戴戡气量狭小，又很自负和刚愎自用，很少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他到四川任省长兼军务会办后，更得到梁启超的支持。在罗、刘关系僵化时，他秉承研究系首领梁启超的意旨，设法想把滇系罗佩金赶出四川，夺取军政大权，作为研究系的政治资本。因此，在罗、刘间怨恨日益加深时，戴戡趁机从中挑拨，火上加油，怂恿刘存厚对罗佩金挑战，并说黔军愿为援助，答应为刘筹备军饷，事成后将军务会办一职让给刘。于是，四月十八日发生了罗、刘成都巷战。

戴戡这时却宣布中立，作壁上观之态，坐山观虎斗。罗佩金失败退走资州时，戴戡电告北京，说罗、刘在成都城内巷战，生灵涂炭，要求北京迅速下令制止。北京政府得报，即采纳研究系的主张，下令免了罗佩金、刘存厚的职，令双方都退出成都，电令戴戡兼代四川督军。这样，戴戡就集四川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职于一身了。戴戡是以梁启超为护身符，由于梁向段祺瑞的力保而能取得四川军政大权的，而梁启超之扶持戴戡，是企图把四川作为进步系的根据地。

罗佩金败走资州后，戴戡以刘存厚尚在查办期间作为借口，推卸以前的许诺，死死守住军政大权。因此，刘存厚愤恨不已，他恨戴戡处理川事不公，恨戴戡坐收渔人之利。探知黔军兵力甚弱，于是将自己的司令部迁到成都近郊，并杀害戴的一个军需课长，戴戡不能忍受，乃寻机报复。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拥护清废帝溥仪复辟，自任议政大臣，伪任刘存厚为“四川巡抚”，刘存厚对之未置可否，态度暧昧。戴戡即于七月二日发出声讨张勋的通电，借

此机会逼刘表态。三日又以刘态度暧昧为名，决定对刘动手。七月五日晚刘，戴战争爆发。

当晚，戴戡命熊其勋旅派团长袁文辉、胡家相、熊其斌等率部分路猛扑北教场外刘的军部及西面北教场文殊院等地。刘存厚早有准备，在七月四日就发出讨伐张勋、拥护共和的电报。当黔军进攻时，立即进行反击，黔军力弱，被迫后退，沿锣锅巷、玉带桥、白丝街、线香街、西顺城街一带纵火以阻遏川军追击。

巷战四天后，黔军势孤，退守皇城，刘部将戴军围困于城内。在此之前，戴戡曾与罗佩金密约，定计先以武力解决城内刘师两营，接收西、北门城防。再以讨叛为名，与滇军合力解决刘师全部，所以戴戡坚守皇城以待援。虽天天向罗佩金求救，但“罗以黔军可以支持相当时间，又含恨前受戴之欺骗，戴既坐收渔人之利于前，乃亦以怨报怨效尤，也想收渔人之利于后。”(16)因此，对戴的呼救，“虽复电允派兵增援，实则迟迟其行”。(17)山穷水尽之时，戴戡派人向刘存厚交涉，愿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印，撤兵回贵州。刘存厚表面上答应照办，实际上则暗中派遣军队，埋伏郊外等候截击。

七月十三日，川军放开南门让黔军退走，但戴戡恐川军有埋伏，在掠夺了南门粮食后，又退回皇城。七月十七日，戴戡率黔军残部并偕旅长熊其勋等人，由南门突围向华阳、仁寿退走。沿途多遭伏击。十八日戴戡率部经中兴场后到达仁寿秦皇寺（距城三十华里），刘存厚在此埋伏重兵以待，“戴戡突围至此，饥饿疲惫，惨遭伏击，戴戡不幸阵亡。随从人员周铭九先生见戴尸抛露不忍，脱下自身马褂，掩盖其尸，与

死者泣别而去。”（18）戴戡就此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时年仅三十八岁。

戴戡死后，梁启超等在北京为他奔走呼号，要求惩办刘存厚。北京政府派周道刚到四川确查。事后，北京政府于八月十七日发布《追赠戴戡为陆军上将从优议恤令》，宣付国史馆立传，并由财政部拨银一万元治丧。戴戡的葬礼确如从优议恤令所言，是很隆重的。在贵州省贵定县旧治家乡哀悼月余，葬于旧治城北大学坡上。石碑高大，上面刻的文字是：“勋三位陆军上将戴公循若之墓”。还建有华标、石狮、石桌、石凳等等。华标上刻有当时云贵知名官员所赠写的联句，可惜这些东西已毁于十年动乱之中了。他的墓穴壮观坚固，“造反派”挖掘不动，才得以保存下来。

本文的整篇写作，除参考了标明出处的资料外，还参考了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编写和整理的《贵州辛亥革命》、《贵州辛亥革命史料》，谢本书、冯祖貽等同志编写的《护国运动史》，李双壁同志的《贵州兴义系军阀的形成及其社会基础》和《一九一七年川滇黔军阀大混战》（载于《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三年二期、一九八四年二期），戴聚懿同志在《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第二辑撰写的“戴戡事略”和“再述戴戡事略”等，谨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梁启超：《贵定戴公略传》。

- (2) 石元体:《戴戡驻川始末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一页。
- (3) 阮俊斋:《贵州辛亥革命前的几点回忆》《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 (4)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73页。
- (5) 钟玉山:《滇黔道乡中札》、《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59页。
- (6) 庾恩旸:《云南北伐军援黔纪事》、《贵州辛亥革命史料选编》第378页。
- (7) 周钟岳:《电光册》(未刊稿),转引自《贵州辛亥革命》第158—159页。
- (8) “北京政府令”《贵州辛亥革命史料选编》第106页。
- (9) 《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386页。
- (10) 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第138页。
- (11) 《戴循若先生演讲词》。《贵州公报》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 (12)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附录四,《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104页。
- (13) 蔡锷《致唐继尧皓电》(一九一六年六月十九日)。见《松波军中遗墨》。
- (14) 蔡锷《致梁启超戡电》(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见《松波军中遗墨》。
- (15) 《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

(16) 邓锡侯、田颂尧《一九一七年成都罗、刘、戴之战》，《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第34页。

(17) 邓汉祥：《刘戴混战有关见闻》，《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第48页。

(18) 何祚伦：《戴戡之死》，《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附注：关于戴戡之死，说法不一，一说自戕、一说阵亡、一说被川军杀害。

戴戡在照片上亲笔文字一则

戴 聚 懿

我祖父戴戡在他自己的照片上，记录了他二十八岁前的简略生平。原文是用红墨水所书，写在照片的后面，这对了解戴戡是有所帮助。现根据我在遵义侄女处见到的抄录原文，转录于下：

戴戡二十八岁肖像

戡生于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幼多疾且僻处，未就学。行年十二即丧母，翌年，家严命至旧县，受业于郎师云程。十六岁粗知文理，旋又遭继母丧，自后坎壈缠身，废学数年。光绪三十年正月，得郎师之助，始偕同郎治香晋省，游徐师淑一之门。治香即郎师长子，与戡同居、同游、同学，朝夕相依，颇相得。甫一月，戡即派至日本留学，初则学速成师范，一年毕业。旋进高等理化科一年。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卒业，即于是年冬返国。盖因徐师由东京至汉大病，故之速归。于启行之前七日，特摄此影，故略记于此。戡亲笔。

据祖父在相片写的自述，与我写的《再述戴戡事略》（载《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一文中有些矛盾，所以应以我祖父自题照文为准。另补充说明几点：

一、自述中提到的徐淑一师，是祖父在贵阳求学时的老师，后又同往日本。祖父对徐师非常尊敬，所以他得知徐师